豆瓣开分8.2分，站内热度连续七天破万

回归现实，不端着《他是谁》火了

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狂飙》之后哪部剧最火？同样由张译主演的刑侦剧《他是谁》开播一周，优酷站内热度连续7天破万；央视首周收视1.57%，位居第一。该剧对视频平台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刷新了2019年以来优酷用户拉新、会员收入等多项纪录，优酷在苹果商店的下载量也升至视频类app之首。从《狂飙》到《他是谁》，为何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犯罪题材剧如此火爆？最近，《他是谁》主创团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不少创作细节，从中或许能总结出一些经验。

张译再次演警察，角色的层次感更为丰富

1 有成长 角色才会有魅力

在《他是谁》里，张译再次演警察，此次的角色卫国平有着更为丰富的层次。1988年，他在一次追捕连环谜案的行动中目睹战友牺牲，凶手却逃跑了。他一直背负着这个心结。1996年，当地再度发生恶性凶杀案，在追查的过程中，卫国平发现了更多与8年前连环谜案相关的线索。

从观众的角度看，卫国平这个人物的优点和缺点基本上是“五五开”。优点是执着，缺点是偏执。剧集一开始就展现了卫国平不找到真相不罢休的工作风格：面对碎尸抛尸案，他很快就推导出可能的抛尸地点，并带着团队在垃圾成山的垃圾场翻找。虽然称得上胆大心细，但“88谜案”是他的“心魔”，极大影响了他的判断。他想当然地把1996年的恶性凶杀案与8年前的谜案联系在一起，失去了警察该有的中立立场，最终指纹比对的结果证明他的猜测是错误的，一切又只能从头开始。

都说反派容易出彩，但如何塑造一个有魅力的好人？卫国平是一个颇为成功的例子：要展现人物的变化。他没有多少主角光环，查案时经常碰壁。但随着剧情的推进，这个人物有所成长。导演鲍成志说：“从第一集主人公拍桌子叫板到第八集学会道歉重新开始，我们想展现一个人循序渐进的成长过程。在科技没有那么发达的年代，真相的挖掘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容易，寻错方向、大海捞针、陷入僵局才是日常，这是我们想表现的一种真实。”在他看来，卫国平这个角色的魅力在于真诚：“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没有随波逐流，也从没让自己放松懈怠。虽然老成了，但他依然保持着真诚的心和纯粹的追求。”

2 不端着 节奏张弛要有度

《他是谁》的故事主线是沉重的，剧集的氛围却没有过分压抑，反而偏向生活化。比如卫国平与师父顾卫东、前辈二哥、同辈宋哲、徒弟汤志远等警察同僚的相处就充满了人情味：卫国平与二哥讨论案情，不在办公室而在澡堂；汤志远原本是一个愣愣的新人，但肯学肯干，终于也能提出关键意见；至于顾卫东与卫国平，更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卫国平“没大没小”，领导训斥他喝茶、领导站着他坐着，顾卫东也毫不介意……

鲍成志也是《警察荣誉》的联合导演，他成功塑造过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警察角色。他说：“警察他们的这些‘中二’互动都挺原生态的。越是压力大、越要面对生活阴暗面的职业，越是会找一切机会给自己解压。同事、战友都是彼此的心理疏导员。我们在采访过程中接触到的干警，很多都不是想象中的不苟言笑、眉头紧锁，他们反而比一般人更有趣。”

无论是《警察荣誉》《狂飙》还是《他是谁》，近两年受到观众欢迎的刑侦题材作品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不端着”，通过生活化的细节拉近与观众的距离，弱化类型作品的冷峻和惊险。正如导演鲍成志所说，《他是谁》的特点就是把刑侦类型剧与现实主义题材剧两者结合：“一个恶性案件如何影响了普通人、警察和罪犯自己的生活？我们这里做出一点尝试。更大胆的想象力、更跌宕起伏的矛盾冲突固然能吸引眼球，但这不是《他是谁》想表达的东西。我们希望回归现实、回归平凡的人物，不管是执法者、百姓还是罪犯，都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又有着影响对方命运的能力。”

3 真实感 平实手法拍奇案

张译饰演的卫国平带领团队办案

《他是谁》里的案件都是连环杀人案、碎尸案等奇案，但剧集的拍摄手法反而颇为平实。编剧吴迪和李芳表示，他们在创作阶段参考了很多真实案件，但并非刻意选择猎奇案件：“我们看的是哪些案件能更好地承载和表达我们的想法：每个真实案件的侦破，背后都有无数干警的心血和付出。”吴迪和李芳在创作前期接触了很多恶性案件专案组，他们最深的感受就是案件和办案干警的人生已经紧紧交错在一起。“我们去某个派出所采风，就看见老所长带着新所长在街角祭奠，那天是他们所一个至今未破的重大命案的案发日。除了告慰逝者，也是提醒全所干警，无论花多少年，终有一天要搬开这块一直压在他们身上的石头。”

主创们表示，他们希望通过这部剧表现出干警“不破不休”的韧劲。《他是谁》的故事背景设定在20世纪90年代，这是一个刑事科学技术没有现在发达、破案主要靠警察个人经验和意志的时代，有时候一个案子要耗费几代干警的努力才能侦破。吴迪和李芳说：“我们不追求多么精巧的罪案设计，也不想做多么花哨的悬疑包装。因为他们办的案子，随便拿出一件都足够困苦艰险，足够打动我们。”

“老一辈刑警大多不是从专业院校毕业的，当时整个中国就没有多少人学这样一个冷门专业。他们以自己的知识、经验、方方面面的手段去破案，这个韧劲很让我感动。这也是过往刑侦题材里没有的，以前大多做悬疑感，但这个剧可以更真实地反映干警的付出、坚持和责任。”鲍成志说。

▶张译饰演的卫国平没有多少主角光环，随着剧集成长

▶俞灏明饰演的反派赵世杰

幕后

导演鲍成志：不研究爆款 但重视观众反馈

《他是谁》里，张译饰演的卫国平带着警察团队去垃圾场里寻找尸块的戏份成为名场面。鲍成志透露，这场戏的确拍得很艰难：“所有人都知道这场戏很重要、也知道会很难。但用什么方式拍，确实斟酌了很久。我们考虑过特效，但从我的经验来看，实景的质地是虚拟拍摄无法比拟的。所以最后剧组买了六七十车的真垃圾堆在那儿，拍摄前虽然做了一些防护措施，但现场还是很辛苦。加上拍摄时赶上雨夹雪天气，真的很不容易，感谢所有演员和幕后工作人员。”拍垃圾场戏份的时候还有一些有趣的小故事：“刚好拍的时候边上有一群鸡，张译老师觉得挺有意思，专门让道具抓了一只从边上飞过去，这只鸡也入镜了。”

《他是谁》一开播就收获较高热度。目前播出一周，豆瓣开分8.2分，口碑也不俗。鲍成志认为，他与团队不太研究爆款论，但会关心观众的反应和意见：“电视剧是普及度特别广的艺术作品，看的人多了，相互交流碰撞，会产生很多有意思的思考角度，所以观众的反馈特别重要，但我的确没想过这部戏会成为热点。每部戏之后我们都会自我反思，综合各方意见，有哪些地方做得不足的，有失误的，争取每一个下次都能在各个方面考虑得更周全。”

钟老临终遗言只有两句话：“我还有很多事没有做完，我想回广东老家……”

钟敬文先生的广东情

□杨宏海

1

1983年，我在嘉应师专（后改为嘉应学院）中文系工作期间，由广东省民协推荐参加了由钟敬文先生主持的全国“首届民俗学、民间文艺学讲习班”，来自全国各地三十多个民族的一百八十多名学员聚集中央民族学院，聆听钟敬文、费孝通、杨成志、容肇祖、刘魁立等著名学者讲课，为期一个月。

讲习班结束后，我到北师大“小红楼”寓所拜访钟老。“小红楼”坐落在北师大教工区，钟老的儿子、北京社科院的钟少华热情迎候。走进钟老的书房，眼前堆满了琳琅满目的各类书籍，墙上最显眼的是鲁迅先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书法条幅，以及用镜框镶着的钟老与柳亚子先生的合照。照片中的钟老还是三十岁左右的青年，身材魁梧，风度翩翩，旁边那位面容慈祥的恂恂老者，则是柳亚子。从这张照片，可知钟老与柳亚子的交谊不比寻常。

书房茶几上摆放着客家风格的茶壶，让我想起钟老是出生于广东省海丰县公平镇的客家人。此地是客家人与潮汕（福佬）人彼此交融、互相影响的地方，俗称“半山客”，所讲的方言带有“二句福佬三句客”的特征，故又被称为“潮汕客家”。

钟老从里间来到书房。他身高体朗，着一身旧式长衫，对我这位广东老乡特别热情。他操夹杂着客家口音和潮汕口音的普通话，亲切了解我一个月来培训班的学习收获与体会，询问我的工作与生活情况。谈话时，钟老的夫人陈秋帆和钟少华也在一旁。

2

钟老听说我来自广东梅县，话题便转到梅县与客家文化。他说：“梅县是文化之乡，客家有很丰富的文化值得研究。”记得钟老早在1927年就编过《客音情歌选》，当我谈起客家山歌，钟老仍很熟悉，他说：“梅县同志近年来编的几本客家山歌录我都看了，还是不错的。客家山歌要继续整理，理论研究也要搞起来。客家民俗资料丰富，很多东西可研究、挖掘。”

我告诉钟老，我正从民俗学的角度，对梅县客家先贤黄遵宪进行研究，他听后很感兴趣，认为这是黄遵宪研究一个新的视角，值得好好挖掘。他接着说，黄遵宪的民俗研究特别重视民间歌谣，在他的《人境庐诗草》中，特地收入九首客家山歌，这在我国文学史上，恐怕是一个创举。钟老认为，广东是民间文艺的宝库，就歌谣而言，除了客家山歌，还有粤讴、畬歌、咸水歌等等，所以“粤俗好歌”名副其实，也受到文人雅士的喜爱。

谈到治学问题，钟老强调做学问首先要学做人，不要搞市侩作风，不要追逐名利。他说：“要甘于‘默默无闻’。你扎扎实实、锲而不舍地工作，做出了成绩，对人民有贡献，这‘默默无闻’实际上是‘赫赫有闻’了。”钟老兴致很高，侃侃而谈，一点都没有大学者的架子，就像亲友间在拉家常。我向钟老表示，回去后拟争取学校领导支持，把客家民俗研究做起来，并拟在我参与主编的《嘉应师专报》做个客家民俗增刊，不知钟老能否为我们的报刊题字？钟老欣然应允。

谈着谈着，两个小时过去了。告别时，钟老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广东是中国民俗学的发祥地之一，回去请告知广东的同志，希望民俗学会早日成立起来。”望着老师慈祥的面庞，我深深为之感动。

3

1984年11月，中山大学举办校庆活动，邀请钟老回母校参会。得知这一消息，我赶到中山大学见老师。其间，钟老在中大人类学系大课堂做《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活动的经过和成就》讲座，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梁钊韬教授率师生听讲，整个大教室座无虚席。为了让听众能听懂他那带着家乡方言的普通话，钟老让我为他提纲挈领地在黑板上“翻译”。一位学术大师坐在讲台边演说，一个年轻后学站在黑板旁配合板书……当时的情景，至今想来仍恍若昨日。

1985年，我从梅州嘉应学院调到深圳市文化局工作，钟老嘱我在这个新兴的城市里把民俗文化研究搞起来。在深圳市宣传文化部门领导的支持下，我发起创办了深圳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并开始挖掘深圳人文历史资源。1988年，“全国民间文艺理论学术研讨会”在深圳、珠海两地举行，钟老对这次理论研讨会很关注，并托人告知：“请转告杨宏海继续努力”。

同年11月，我有幸作为深圳和广东民间文艺界的代表，被推荐赴京出席第五次全国“文代会”。11月8日下午，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与会代表，并一起合影留念。那天，钟老显得特别高兴，他专门召集民间文艺界代表座谈，激动地说：“现在是文化事业发展最好的时期，我们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一定要抓紧时间，不遗余力呀！”

4

1989年11月，钟老南来深圳考察，住在深圳迎宾馆梅园，四天时间由我全程陪同。其间参观了深圳图书馆等文化设施以及正在兴建的“中国民俗文化村”等地，我就深圳方兴未艾的新民俗文化现象向他作了汇报。钟老对此很感兴趣，他说，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必然会出现都市新民俗文化，对这种现代民俗也要抓紧收集和研究。民俗学就是要研究社会生活中活生生的文化现象，做到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问题研究并重，从而把这门学科不断向前推进。钟老还应约为我主编的《深圳民间文艺》题词：“搜集、研究和发扬地方民俗文化，是我们国民的庄严任务，也是社会主义新文化创造的需要。”

最后一次见钟老，是2001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六次全国民间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他在百忙中与我座谈，谈了不少问题，比较突出一点是“要建设中国民俗学的理论学派”。

1999年，广东省民协以及钟老家乡海丰的同志筹备“钟敬文与广东文艺学术研讨会”。钟老对此事颇为重视，来信说：“关于学术研究会的事，甚感同志们盛情。但事情要办好，远非轻易……要紧紧抱住发扬学术和推进学术的主旨，处理一切……事前要有比较充分的准备，至少要征集到一部分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作品，使参加的人，感到不虚此行……”因种种原因，这个会议当年未开成。

2002年，钟老以百岁高龄去世。据钟少华说，钟老临终遗言只有两句话：“我还有很多事没有做完，我想回广东老家……”

1989年11月，杨宏海（左）与钟敬文先生在深圳合影

人和人的心真是难以沟通，即便亲兄弟也是如此

小酒馆

□肖复兴

以前，王府井北口往西拐一点儿，路南有家小酒馆。1970年的秋天，我第一次进这家小酒馆，是弟弟带我来的。那时，我们兄弟俩分别三年后，从青海和北大荒第一次回家探亲。他长得高了我半头，酒量增加得让我吃惊。

我家以往并没有嗜酒如命的人。细想一下，父亲在世的时候，爱喝两口酒，不过是两瓶二锅头要喝上一个月；八钱的小盅，每次倒上大半盅，用开水温着，慢慢地啜饮，绝不多喝。

不满十七岁，弟弟只身一人报名到青海高原，说是支援三线建设，说是志在天涯战恶风，一派慷慨激昂。那天晚上，母亲蒸的豆包，是我们兄弟俩最爱吃的。父亲烫了酒，一家人默默地喝。父亲喝得多，弟弟喝得并不多。他还是个孩子，白酒辛辣的刺激，对于他过早了些，滋味并不那么好受。

1970年的那天，我们来到这家小酒馆。店铺不大，却琳琅满目，各种名酒，应有尽有。弟弟要我坐下，自己跑到柜台前，汾酒、董酒、西凤、古井、洋河、三花、五粮液、竹叶青……一样要了半两，足足十几杯子，满满一大盘端将上来，吓了我一跳。

我的脸立刻拉了下来：“酒有这么喝的吗？喝这么多？喝得了吗？”

弟弟笑着说：“难得我们聚一次，多喝点！以前，咱们不挣钱，现在我工资不少，尝尝这些咱们没喝过的名酒，也是享受！”

我看着他慢慢地喝。秋日的阳光暖洋洋、懒洋洋地洒进窗来，注满酒杯，闪着柔和的光泽。他将这一杯杯热辣辣的阳光，一口一口地抿进嘴里，咽进肚里，脸上泛起红光和一层细细的汗珠，惬意的劲儿，难以言传。我看出来了，三年的时光，水滴也能石穿，酒不知多少次穿肠而过，已经和他成为难舍难分的朋友。

想起他孤独一人，远离北京，在茫茫戈壁滩上的艰苦情景，再硬的心，也就软了下来。还是个没长大的孩子，就爬上高高的石油井架，井喷时喷得浑身是油，连内裤都油浸浸的。扛着百斤多重的油管，踩在滚烫的戈壁石子上，滋味并不好受。除了井架和土坯的工房，四周便是戈壁滩。除了茇茇草、无遮无挡的狂风，四周只是一片荒凉。没有一点儿业余生活，甚至连青菜和猪肉都没有。只有酒。下班之后，便是以酒为友，流淌不尽地诉说着绵绵无尽的衷肠。第一次和老工人喝酒，师傅把满满一茶缸白酒递给了他。他知道青海人的豪爽，却不知道青海人的酒量。他不能推脱，一饮而尽，便醉倒，整整睡了一夜。

从那时候起，他换了一个人。他的酒量出奇地大起来。他常醉常饮。他把一切苦楚与不如意，吞进肚里，迷迷糊糊进入昏天黑地的梦乡。他在麻醉着自己。其实，也是对自己命运无奈而消极的磨噬。但想想他那样小，而且远在天涯，荒漠孤烟，那样孤独无助，又如何要他不喝两口酒解解忧愁呢？于是，只要想起这些，我总会动了恻隐之心，喝就喝点儿吧，尽量少就是。

可是，他并没有少喝。从那年王府井的小酒馆相聚之后，他与时俱进，越喝越多。想想，人和人的心真是难以沟通，即便亲兄弟也是如此。我知道他生性狷介，与世无争，心折寸断或柔肠百结时愿意喝喝酒；萍水相逢或阔别重逢时愿意喝喝酒；工作劳累或休息闲暇时也愿意喝喝酒，独坐四壁或置身喧嚣时还愿意喝喝酒……

我并不反对他喝酒，只是希望他少喝，尤其不要喝醉。这要求多低，这希望多薄，他却只是对我笑，竖起一对早磨起茧子的耳朵，雷打不动，滴水不进。

酒真的害了弟弟，刚过六十一岁，酒就要了他的命。肝胆易倾除酒畔，弟兄难会最天涯。

前些天，路过王府井北口，不禁又想起当年，弟弟带我到路西那个小酒馆喝酒的情景。算一算，五十三年过去了，弟弟不在了，那个小酒馆也不在了。

五十三年后春天的阳光，吃凉不管酸地明晃晃洒满街口。

审美于他是天生的，是与生俱来的

何立伟二题

□周实

确实不多也不少

何立伟开画展《不多不少录》。去看了，好！确实不多也不少。

他在画展的《前言》中说：“我喜欢的关良，人呼之良公。良公‘文革’中被抄家，红卫兵小将讥其画：‘你还是所谓艺术家，你看你画的，连儿童都不如！’若有人如此讥我，则我当有大欢喜。”

于是，想起儿子儿时，某日在报上还是杂志上，看见他的画，对我大呼曰：“咯是何立伟的画啵？咯算么子画？我也画得出！”还真有人这样说他。

吾儿今已近四十矣，想他现在已知道“看事容易做事难”了。

是日常也是美

何立伟又出新书了，《世界的日常》，是他的摄影作品集。

无论照片还是文字都看得到他的讲究，绝不是一日之功。

是日常也是美，写成书了那就是他对日常的审后的美，他是一个审美的人。

审美于他是天生的，是与生俱来的。

读了他的书，感慨了几句，算得是我的读后感了：

看着你抓住的这些日常，听见了那声“咔嚓”的响，与此同时还听见了，你拍下的那些笑。